

在台北的酷兒年夜飯：六天流水席，煮出一種多元成家的練習

「與其說是來過年，不如說是聚餐，就是一個讓大家放鬆、逃難、聊天的地方。」



雲在鬱結，有雨的預感。小年夜前一天的新北市，街景像是被調暗了亮度，少數家門前的紅色春聯是年味的守護者。此外便是我將拜訪的費宇。

2019年起，費宇以「台北孤兒俱樂部」之名煮年夜飯，邀請無家可歸、有家歸不得的LGBTQ友人團圓。從小年夜煮到初五，整整六天。唯除夕休息，是因為有些人不像他不回家，還是得跟原生家庭吃飯；但有人可能初一就受不了，需要有個地方做自己。

這是春節限定的台北孤兒俱樂部「主辦人」費宇與他室友楊雁的故事。他們透過一頓年夜飯，孵化多元成家的可能，也向台灣社會提問：人與人之間的連結，有沒有血緣關係以外的可能，人們也不用因為血緣而需感到壓力。

因而，這裡是一個有主人也沒有主人的空間。



有毒的原生家庭，卻給他好手藝

戴著口罩的費宇為我開門。

鼻音濃重，費宇感冒好幾天了。他不擔心影響做菜，因為做菜簡單，只怕傳染給別人，而且想休息也無法，因為整個台北孤兒俱樂部就他一個人煮，唯一的幫手只有楊雁。一旁不時閃現的，是他們收養的貓蝦蝦。

很難想像這兩人一貓的空間，如何在過年期間同時塞進二十幾人。費宇解釋，這個地方是新搬來的租屋處，之前住中和時的空間最大，才能塞二十多人。至於新家，眼下的問題就是廚房太小了，連楊雁要進去幫他忙都有點困難。

早在小年夜一週前，費宇便開始忙碌了。要先去市場備料，因為有些菜只有傳統市場有，例如「菜心」（台灣又名萵苣，俗名A菜，香港稱油麥菜，中國也稱香水生菜）；又如白菜滷的「膨皮」，有些人加豆皮、有些人用炸豬皮，炸豬皮傳統市場才有，裡頭的扁魚也是。

此外，有些料理需要時間調味，已開始燉煮，像是此時廚房爐火上的醃篤鮮。台北孤兒俱樂部開放賓客點菜，醃篤鮮是年年桌上都有的一道菜。



「常民覺得過年一定要有佛跳牆，但我覺得佛跳牆不難，只是繁瑣，而且到最後味道也是把食材混一起，不像醃篤鮮要在意的是最後的鮮味。」

確保鮮味的祕訣，他說像是金華火腿要選好、處理好，不能有冰箱味；筍子不能太澀也不能吃起來ㄙㄙ（台語，siûnn-siûnn，此處意指黏滑的口感）的；基底高湯也要煮好，用鴨或雞架子包排骨去熬。最後，還要花時間或想辦法提鮮，「像我自己會放柴魚。」

談起做菜，費宇話語飛速，把一般人喚作常民，也儼然大廚在為我解惑。

大廚沒有拿手菜，言下之意是什麼都會做，他說自己有個特殊能力，吃過一道料理就大概知道怎麼做，中西料理都難不到他，唯做西式甜點是苦手。開放大家餐菜，是滿足賓客，也是自信的展現。

其實費宇從未受過專業廚藝訓練，現職是自由接案的平面設計師，之前兼職當酒保十年。所謂大廚，更像生命提煉而成的經驗。

「我是長子長孫，但家裡希望我不要像獨子那樣嬌寵，所以從小特別訓練我。」他說自己從小一開始每到過年就要幫忙煮年夜飯，「包子、饅頭、餃子都要從擀麵開始。」

費宇形容他的原生家庭「很父權」，廚藝的傳承夾雜規訓與懲罰。「發糕不發、辣椒沒切好、水餃沒包好都會被罵，還有三牲的魚要煎得金黃，皮不能破，五花肉下鍋時機要對，皮才不會變形。」



一到過年便忙進忙出，直到18歲離家出走後才中斷。導火線則是刻意考差的學測成績單，加上一本同學藏在他那的BL書刊被家人發現。

「那時，一張椅子先踹過來，兩個煙灰缸又分別砸在我左臉跟胸口。接著，我爸把我按在牆壁上掐著。」之後他逃離了家裡。那一年不用再煮年夜飯，但他不斷夢到自己被人掐死。

其後幾年是如何過年的，他已不復記憶，因為連聞到家裡的味道都會不自覺的感到不適。直到跟楊雁住在一起，開始煮年夜飯給別人吃，過年這個節日才重回他的生命裡。談到阿媽，拿手菜有沙茶炒羊肉、薑絲川七、發糕、年糕、佛跳牆等，成為他一部分的料理啟蒙。更多的，是愛恨交雜的情感。

「阿媽不曾稱讚我年夜飯煮得好，她有她表達愛的方式。」他說，雖然他的家人不太會表達愛，但阿媽的愛他能夠解讀，像是會說「好吃嗎？」「好吃就多吃。」讓他印象深刻的，是一次自己說到櫻桃好吃，結果就看到櫻桃出現在年夜飯裡。

就是這樣煉成的大廚，唯在幾句玩笑話間會顯露他其實不過三十出頭的年紀。像是我問到，「醃篤鮮是最可以表現你用心的一道菜嗎？」

「我做每道菜都很用心。」費宇有點噙的答覆，但口罩下大概掛著微笑。



同婚公投、NGO經驗，揪朋友吃飯變成支持團體

至於楊雁，目前在NGO工作。他跟費宇都是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的教育小組義工。同志運動經驗，讓台北孤兒俱樂部有點像身旁LGBTQ友人的支持團體，給不好過年的朋友有地方去，也是找機會聚聚。

「與其說是來過年，不如說是聚餐，就是一個讓大家放鬆、逃難、聊天的地方。」費宇回想酷兒流水席的起源，表示是因為透過熱線得知漢士阿媽的年夜飯後動念的，「身邊很多朋友也有類似活動，但可能比較私人，也不像我還大費周章設計活動海報。」

參加過三次年夜飯、同為熱線義工的友人元大回憶，一開始，這活動類似熱線各小組的尾牙，是一人一菜的形式，但第二年不知為何就變成大家繳錢、費宇煮，「可能是因為他平常就很常失手煮太多，邀請朋友來吃。他就像媽媽，在媽媽眼中小孩永遠不會吃飽。」

另一個隱約的影響，則跟2018年的同婚公投有關。費宇跟元大提到，當年身邊很多人嘗試自殺，而過年返鄉的壓力更是雪上加霜。於是，費宇便於臉書上發文詢問大家，是否願意來他家一起吃飯。



「雖然煮得很累，但氛圍是快樂的，可以感受到平常壓抑的人沒那麼壓抑了，」費宇說，除了大家都是同溫層，「也因為吃了東西會升糖嘛，整個人就跟著鬆。」

之所以說「隱約」，是楊雁回憶在同婚公投前費宇就會邀請大家來吃飯了，但他記得2018年11月24日公投當晚，他們一起到228公園參加熱線舉辦的聚會。當時活動口號是「你不孤單，讓我們彼此陪伴」。

台北孤兒俱樂部，某程度上也是在延續那個夜晚，失溫的人們需要的溫暖。

2019年2月21日，同婚專法通過，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法制化的國家。同婚過了，然而對費宇來說，比較像是「某種鬆動」。

他說，這種「鬆動」來自有一部法律讓政府承認這些人需要婚姻制度，也讓大家有機會好好體認到真的有這一群人存在，「但它無法把女性從過年期間的廚房解放，也無法讓返鄉過節親戚會問的尷尬問題消失。」



在費宇眼裡，過年或者說年夜飯，依然是以既有性別框架在運作的，包括席間的話題。楊雁跟原生家庭的相處較費宇輕鬆，但因為大學讀的是法律系，以往親友都會問他何時要去考律師，何時考司法官，要不要幫他介紹法務工作，年近三十，餐桌話題又多了何時結婚。

「同婚後有好一點，我覺得不是因為結果，而是過程，我發了很多相關議題的資訊在家族群組，我爸媽的兄弟姐妹也會傳給老一輩，他們才明白我這個年紀的人可能跟他們不一樣，可能過著不同的生活。」

之所以想待在這，也是費宇與楊雁選擇以自己的方式重構年節這個框架。

按照費宇的說法，這六天他自己的角色像是大家的阿媽，負責餵飽前來的人們，曾在居酒屋打工的楊雁除了幫費宇備料，也會幫忙招呼客人；陌生人來了，會引導他們找地方坐，問要不要玩電動，或者撿貓。

但楊雁也表示，來的人會很有意識的分擔他們的勞務，雖然大家是到很熟的朋友家，但也不是一切都要交給這個家的主人張羅，會幫忙丟垃圾、洗碗筷，顧貓，飲料不夠，大家也會幫忙用手機訂餐。



如果說費宇在某種程度上扮演了傳統過年中的阿媽角色，那麼楊雁則觀察到，夥伴們並未完全複製

年夜飯的勞務分工。在這裡，這場年夜飯由彼此沒有血緣關係的人們，不照傳統劇本的重新演繹。

元大也有類似體悟，費宇雖然在廚房裡比較強勢，大家也會尊敬這個「媽媽」，但在這個類似多元成家的場景中，「你尊敬他，是因為他擅長烹飪，並願意為大家做飯，而不是因為他是你的媽媽。」元大解釋道。

在這裡，不刻意複製家庭的傳統位階關係，反而呈現出多元混搭的特色；而此，也體現在菜色的搭配上。

有一年，有人點了灌湯黃魚，讓費宇印象很是深刻，「這是有歷練或年紀的人才會點的料理。」因此，餐桌上有喊得出菜系的大菜，也有平易近人的無名料理，前者如松鼠鱖魚、富貴雙方，後者則是馬鈴薯泥、鷹嘴豆泥。

「馬鈴薯泥是我點的啦，」楊雁說，他愛吃馬鈴薯，某年費宇幫他煮了一套全馬鈴薯料理的生日餐，甚至還有聽起來非常可疑的馬鈴薯拉麵。

費宇和楊雁守護的，與其說是年味，不如說是一個為期六天的LGBTQ過節空間。

不過，元大也觀察到，近年來他們逐漸淡化了LGBTQ的標籤色彩，更像是「藉由年夜飯形式來演練多元成家」。他說，畢竟在台灣少子化下，「未來的年夜飯桌，很可能會是更多元的家庭組合。」其中，也包含與未能返鄉的外籍看護一起過節。



一個gay想來、拉子可以來、跨需要來的空間

不過現下還是有LGBTQ友人需要一個好好吃飯、過節的空間。元大就是因為父母離異，只會在除夕跟初一個別與父母吃飯，其他時間都沒事做才來，「沒辦法，台灣就是有過年這個長假，剛好可以拿來練習多元成家。」

對費宇跟楊雁來說，之所以行動，是因為覺得有人需要，也像他們在同婚公投挫敗後開粉專「青春藏了誰」宣導性平教育。這個過節空間，按照費宇的說法是：gay想來，拉子可以來，跨（性別）需要來。

「gay過年很壓抑，比如可能很愛K-Pop，但餐桌上沒人可以聊，很騷很嬌的一面也不能表現；拉子可以來，大多是有一定經濟條件，又不像gay反而需要在過年陪家人；跨需要來，是因為在家裡壓力更大，甚至沒家可以去。」

費宇粗略估計，過往來吃飯的gay、女同志、跨性別比例大概2：6：1。剩下的，有時是他之前在酒吧工作的異性戀同事或結識的酒客。元大也同意費宇「生理女比較可以來」的觀察。

「說穿了其實是重男輕女，拜拜或祭祖男生要在場，女生甚至初二回去就好。」這凸顯的是，男同志的生理男性別紅利，在過年時反而成為一種負擔。



至於來吃年夜飯的跨性別者，多是偏向非二元性別認同的朋友，費宇的形容是「未必會想成為一個女性，但會說我不想當男性。」他說，自己與楊雁的認同，「也不是一般gay，而是酷兒。」

對性別空間的再定義，也表現在小房間裡蝦蝦貓砂盆旁，佇立著楊雁練習用的鋼管。練了六年的鋼管舞，楊雁對自己的身體有了不同的認識，他說自己身體控制力更好了，也更有自信，遇到挫折有勇氣再來一次，「鋼管舞是一個一直挑戰不要掉下來的過程。」

「不要掉下來」的挑戰，不只體現在鋼管舞上，還延伸到他在NGO的工作，以及願意連續數天開放家門款待或許不太熟悉的訪客。

元大曾經一連幾天在這裡度過春節，他感受到初一、初二的訪客往來，真的很有走春氛圍。平時，楊雁對於私人空間有著明確的界限，不輕易邀人到訪。但在過年期間，即使是朋友帶來不熟識的、想逃離原生家庭的人，他也都敞開大門表示歡迎。

當社交能量耗盡時，他會去附近的鋼管舞教室練習，或是坦然地告訴朋友「我累了」，然後回房休息。在這裡，他們擺脫了社會常見的情緒勒索，「一開始我也很害怕拒絕別人，但漸漸發現，朋友之間直說沒關係的。」



成為自己跟他人的照顧者，再努力卸下

往年，這場期間限定的流水席因為不用事先報名，常有陌生人前來吃飯，今年則改用線上表單，以便掌握人數與菜色。

我問費宇，會特別幫助客人融入飯局嗎？他說：「有些人未必會想融入，可能只是想找一個地方放鬆。」他說自己會先詢問對方想吃什麼，透過食物開啟話題，「有想吃的東西就會有話題，這樣餐桌就可能變成他們的舒適區。」

費宇善於觀察到訪客的需求——有人只想安靜放鬆，不一定要社交；也懂得運用食物來創造舒適感。這些細膩來自他調酒師的經歷，「調酒師時常扮演神父或諮商師的角色。當我拉開吧檯椅，陪他們一起抽菸，放起〈I Will Survive〉，距離感就會自然消失。」

年復一年的料理與待客，幾度難免淪為例行公事。某幾年來訪的友人心境各異，肩上背負諸多困擾，其中不乏情況嚴重者，需要費宇持續關懷。他的陪伴不限於年節，像帶入運動者般的角色全年候命，時刻關注著這些朋友的狀況。

這樣方方面面周全，為熟或不熟朋友煮菜，充當支持系統，是阿媽是大廚也是照顧者，那誰來照顧他的情緒？用網路上雞湯段子來比喻是：很會拍照的人，卻總是很少出現在照片裡。



回到原生家庭的話題，費宇說，「當我回顧他們的成長歷程和情感互動，發現其實都很壓抑，一天可能不超過三句對話。」他說，這影響了自己的人際互動，「想討好別人，像是小時候放針線在書包，幫同學縫東西，幫人寫功課，就連拍照，我也真的是一直在幫別人。」

「我試圖成為自己的父母，來照顧自己，同時找地方放置那些苦悶、寂寞、不安。」費宇如是作結。

他說，早年做年夜飯，某種程度也是在討好他人，「但後來透過閱讀和討論，我明白過度的討好反而讓人有壓力。不論是成為他人的父母，或自己的父母，都有意無意的背負著傳統倫理的重擔。」

先成為照顧人的父母，再努力卸下這個因創傷而來的角色扮演；成為與卸下，都靠自己。



| /

想起楊雁介紹鋼管時說的，每搬到一個新家，費宇都會為他重新安裝；也想起元大提到的「不小心煮太多」——也許都是費宇表達關心的方式。此刻，他正在廚房為我們熱著麻油雞湯，這是昨天三五好友為他慶生帶來的。

「這酒味很重喔，你們沒騎車吧？」端湯時費宇問道。他又匆匆回到廚房忙著備料切菜熬湯，轟隆的抽油煙機聲也吸走了餐桌上交談的聲音，包括楊雁的一句「你也過來吃啊。」

沒一會，抽油煙機停了，雨聲中夾雜著收拾的窸窣，應是費宇走近了。